

曹文轩：写童书 很养人

作家简介

曹文轩，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。

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、推动者。主要文学作品有《忧郁的田园》《红葫芦》《蔷薇谷》《追随永恒》《三角地》《古堡》《我的儿子皮卡》等。长篇小说有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《草房子》《红瓦》《青铜葵花》《根鸟》《细米》《大王书》第一部《黄琉璃》与《大王书》(第二部《红纱灯》)等。有人评价他的作品是“追随永恒的力作”。



“我可能不是一个主流作家，也不是流行作家”

话题一打开，曹文轩就谈到他对前文坛现象的思考，并拿自己作对比。“我可能不是一个主流作家，也不是流行的作家，我的文学见解与整个文学界不是很一致，纬度不太一样。他们更多追求的纬度是作品的思想深刻性，而我特别在意和讲究文学的审美功能。我认为，美的力量不亚于思想的力量，甚至大于思想的力量，它更加持久，更加强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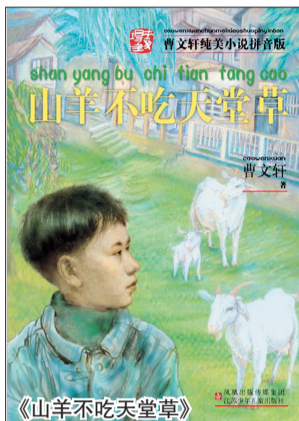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个人的兴趣是喜欢19世纪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，从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一种平衡，各种思想各种纬度的平衡。他们的作品由许多纬度组成，有悲悯精神，有审美功能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文学发展到今天，其他纬度退去了，不在了，只剩下思想的深刻。在我脑海中，有三个发问。”

“第一个发问：文学的标准是由谁来确立的？是日本人吗？是韩国人吗？不，是西方人，西方人确立了文学标准。在我国，古往今来，涌现了一代代诗人、文学家、评论家，在他们的作品里没有‘深刻’这个纬度，他们讲究的是格调、雅致、趣味、情态、意境与境界，用这些去评价一首诗，一篇小说，‘深刻’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这个问题我正在组织我的学生进行考证。如今，上述的评价体系已退出历史舞台，一个是我们自动放弃，另一个是经济强大的西方把它们那一套强加给中国。”

“第二个发问：日本有两个得诺贝尔奖的作家，一个是川端康成，另一个是大江健三郎，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。如果把他们的生活年代颠倒一下，让川端康成生活在大江健三郎的年代，让大江健三郎生活在川端康成的年代，他们各自的作品还能获诺贝尔奖吗？回答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到大江健三郎时代，川端康成奉为命根子的美已不存在。”

“第三个发问：如果以牺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起码的体面来换取所谓的荣誉，值得吗？中国的一些作家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，想获诺贝尔奖，或是想引起出版社注意，所以写出一些所谓深刻的作品。如果这些作品都充斥着压抑、无望、灰暗、茫然，而不是带来希望，人们的阅读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存在的状态已经不佳，我们本来的心绪已经不好，如果没有这些，我们是否会生活得更好些？”

在分析了以上几个问题后，曹文轩的口气缓了下来，“我不孤立，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，但我孤独，与整个文学界频率相同的地方非常小，我经常怀疑我的选择，好在作品在这几年走得比较好，这对我的心理是一种抚慰，一种精神上的支持。”



曹文轩是文坛的异数，有人称他是“青春文学教父”，也有人称他是小说界的汪国真。不管如何评价，他的小说一直长盛不衰。2010年春节过后，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曹文轩文集，共14卷，并与江苏少儿出版社联手，准备在北京召开《草房子》研讨会。《草房子》10年时间印刷了120次，其他作品也都有印刷50次的纪录。他的作品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，能够一直保持“畅销”，并且是我国再版次数最高的儿童小说作家，而且印刷数量也在逐年增加。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文坛现象。1月19日，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。

晚报记者 尚新娇

“我的作品不只是给孩子看的，也是给成人看的”

古典、唯美与浪漫是曹文轩的作品风格，但他的文字中又透出一缕缕的苦涩气息。他的作品将生活的艰辛、无常无情地撕给人看，展现出来一个全景式的生活过程，与纯美的童话又有所不同，他有意揭示人生的伤痕给小读者看，比如《草房子》中的秃鹤、细马、杜小康、纸月、桑桑，他们小小年纪都有着苦难的人生经历。是不是这样更具思想的营养呢？

曹文轩说，“人们对阅读的看法和观念应该改变，不要只是给小孩读能带来快乐的书，更应该给他们读带来‘快感’的书。快感来自喜剧，也来自悲剧。”

他对记者说，“你可以看看我另外的作品，比如《青铜葵花》，这是一部催人泪下的书。它写的是一个苦难年代，在一个村庄里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之间发生的纯真感情。我对人性是很了解的，因为了解才会对人宽容。抱着这样的心态，去谅解一些事情，而不是恶狠狠地去仇视它。人性有很多好的东西，人都有向善向美之心，不是不能写到恶，而是不能只写到恶。作家毕竟是有担当，有责任的，人类之所以过渡到今天这个时代，是与成千个文学家的引领分不开的。徐志摩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大

意是文学指引着人们向前走。现在不但不但是向前走，反而是向后退，一味地写生活的恶、脏、黑暗，而不去写美好的那一面。我们应该让生活模仿艺术，不能只让艺术模仿生活。这个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观点，王尔德就是这个看法。他认为，一个有境界的艺术家，不应该让生活模仿生活，而应该做到让生活模仿艺术。”

有这样一个现象，一些成人最初在看曹文轩的作品时，会以为是儿童文学，但看着看着，就被打动了。曹文轩说，“我的作品不只是给孩子看的，也是给成人看的，我只是写了一些小孩也能看的作品。所以有人问我是不是写纯粹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，我也不是很在意。只要小孩喜欢看就可以了，至于说它究竟是什么则无关紧要。”所以，就有他的《草房子》《青铜葵花》等，大人和小孩都喜欢看。

可以说，曹文轩的作品超越儿童生活题材，进入了人的本质生活领域，有着悲悯的人文关怀，闪耀着灼灼的人格光焰。他在《草房子·追随永恒》代跋中写“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？”感动他们的，应是道义的力量、情感的力量、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，而这一切是永在的”。

“写作与学术同进，换频道并不难”

在问到如何一手写小说，一手搞学术时，曹文轩风趣地说，“关于写作和学术两者的关系，我常用的比喻是换频道。这个不太矛盾，写小说需要强大的理性力量，写学术也需要创作的一些东西作支撑。它们相辅相成，换频道并不难”。的确，他的小说与学术在同步走的情况下，都产生了不少的影响，并为他带来了许多荣誉。他的作品大量被译介到国外，获省部级以上学术奖、文学奖30余种。他自己还于

2004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。

他的主要学术性著作有《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》《第二世界——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》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》《小说门》等。

他说自己的下一部是关于知识分子的书，想法是好几年前就萌发的，不久还要恢复做这个事情。他坦言，除了《围城》，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很少有成功的。但他酝酿已久，带着他个人符号的这本书使人期待。

“培养孩子什么阅读姿态，他就是什么阅读姿态”

另外，曹文轩表示对目前孩子的阅读状况十分担忧。“这需要学校和社会来引导孩子的阅读。对孩子不能放任自流，孩子还在成长过程中，认知能力还不成熟，判断是非的标准还没确立。成年人可以自由地阅读，孩子不能自由地阅读，这个道理很简单。所以培养正确的阅读习惯，选择看哪些书很重要，你培养他什么样的阅读姿态，他就是什么阅读姿态。”

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家，他经常到全国各地去作巡回演讲，近距离地接触写作对象，与他们进行对话交流。曹文轩认为，一方面可以给学生带去精神的给养，有助于他们今后在阅读中健康成长。一方面对于作家自身来

说，真正与儿童相处，感受他们那颗活跃跳动的心，感受他们丰富细腻的情思，把握他们的性格与心理特点，才能写出与儿童的思想感情真正相融的文字。当然，这是曹文轩思想中作为一个优秀儿童文学家应具备的品质。

曹文轩说过，写童书很养人。相信读者已从他们年轻的精神状态、一本又一本“畅销”的书中获得了秘密。



《青铜葵花》



《再见，钢琴》



《草房子》

丽人手机报
电信用户发送17到106592066订阅
3元/月(不含通讯费)

浙鑫投资担保
企业 低息 理财快贷
个人 高额
400-788-0116 0371-66387299

蓝钻担保
理财年收益率高
房贷、车贷、房屋回购
理财融资 400-6622-989